



茗溪漁隱叢話叙

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茗溪之上心無所事由網羅阮祐以來群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茗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因而擴收群書舊有遺者及絕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謝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群賢於此四公尤多品

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未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息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窓淨几日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叙

余丁亥中秋日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叙

茗溪漁隱叢話目錄

後集

茗溪漁隱叢話目錄

後集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野浪仙

玉川子

李廣皇

劉夢得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贇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九

對集

第十四

唐彦謙

王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東隱山

王川

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孟浩然

第十八

羅隱

五李雜紀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特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評觀墨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張右史

王仲至

第三十四

邵康節

韓持國

平陽墨

陳履常

溪堂居士

晁無咎

張芸叟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紀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子

參寥子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紀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第四十

麗人雜紀

茗溪漁隱叢話目錄

後集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茗溪漁隱胡仔元任編次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

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有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

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葉而香

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

若蘭其視椒椒則遠矣

復齋謾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詠多以
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辭
云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
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
為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筮筮兮命靈氛為
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筮小折竹楚人名結草
折竹以下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
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餽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

舊矣楚辭云糗糒蜜餌有餠餠此餠餠餠也言
以蜜和米麩煎熬作糗糒中書趙舍人云方言
餌餠今餠餠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
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慘慄兮若在遠行登
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
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
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感之疚心
兮遭一途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為

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
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
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
中唯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
闥送青來未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
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
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
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
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
暉暉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
車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共入高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
初老時清猶如芝然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
而肆志本曾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
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肆
志焉若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

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
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
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
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
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
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
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
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

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
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
典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固不

可及至伎藝之士醫者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
風呂亦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
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傳有鵬
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

貴我達人觀物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精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芳若浮其死芳若休澹厚若深淵之觀訖厚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詛耳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迂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

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謾錄云楊雄及騷云有周氏之蟬鳴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楊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有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即王莽所鑄錢名莽

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整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恠錯刀皆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執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

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然烏程縣在今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駉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荆王賈登此山因爲名所謂荆南烏程即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若溪漁隱曰余以湖州

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
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
此溪出荆山張協士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
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
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為烏程
酒文以夢得詩為證皆誤矣在溪漁隱曰醞酒
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
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絮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人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

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本
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
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
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頻駮飄赤汗跨
蹠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蒼溪漁
隱曰文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
扶襄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
年為誰掃驂駟至今霜蹠踏長楸山谷和子瞻

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誠天步
呂氏童蒙訓云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
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
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謾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
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晚尚不免
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介甫詩久應飄轉作蓬
飛蒼溪漁隱曰介甫朝白髮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脊惜冠紳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

照還梳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
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
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
迹滅影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
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
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景王

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為身
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其臺梁孝王按
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何望吹
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
其側里人呼為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
相相謂為繁及見元載與常衮唱和詩有繁
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忘也
復齋漫錄云襍集韻以為不曉事之名殊

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
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襍襍子觸熱
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舉扇奈此何搖扇臂中
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自歌其後
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情清漫適
堪今時襍襍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古人作詩賦
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
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两溪耳或當

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予按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
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地十二里濱江地名
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川分流爲
此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班固之
言
復齋謾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極斜
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浙浙振條風蕭氏
取以翼然余觀宋孝武詩白日傾晚照絃月升

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
渾頓性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
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執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禮聘于上國宿
于戢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
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
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立
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
巢飛幕之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

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
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
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
魚幕士夫幕非燕巢之喻言其至也
茗溪漁隱曰遜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
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得窺
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
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
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

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

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又

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

梁王筠和新渝城詩果愚分曉色睥睨連秋

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衣

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

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

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猶落乃梁
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旧男王筠奇
之曰進步惠連矣
復齋謾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
刃名也又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
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
此豈存中忘之耶鮑昭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
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盃酒間白刃相起讎
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

文
鉤又送劉十第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
吳鉤唐李涉寄楊潜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
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
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謾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
云紅顏辭鞞洛白首入輟轅乘春行故里徐
步採芳蓀徑毀悲仇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
識井看柳向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
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温百年獨如傷心豈

復論杜子美晚行口号云遠愧梁江拙還家尚
黑頭據拙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
子美將別有所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
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
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
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
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
荷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

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
逐水流不知綠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蔗文其略曰長兼

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始蘇臺前甘蔗

一叢宿漸露雲荏苒歲月今月公自有臺西階

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自巫岫歛雲

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曉而甘蔗攢莖

布影獨見鄣蔽誰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編

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離依

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證據差非
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
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并出臺外庶懲彼將來
謝此衆屈履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
日新竒蓋亦有所寓託也
復齋謾錄云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
酌讀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
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一傾瓢白樂天
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

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
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
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在溪漁隱曰
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為
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
也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
八句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句今世傳本是也獨

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句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
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畏搔頭等語而此集
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
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
發江燕遠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寺
語子美皆未為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
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
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為
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

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迎宇風
起嵯峨雲谷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
竹還度五湖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谷庾
卽云蛺蝶紫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
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
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
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花遶
凌風甚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

寒氣無乃太貶乎若溪漁隱曰何遜入歲能詩
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有三後猶不能也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
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
謂之何劉見南史

復齋謾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
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
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
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

欲生盖用淮南子所謂月随仄而暈缺故子美晚月
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蒼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
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
於後世贈於人口者終不出此夫豈在多哉如池
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隴
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
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
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

則王胃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温庭筠有雞聲茅
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
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
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嶽
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劉筠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
多揚梨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髮頹怯菱花冠

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
分地脉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
夏午陽清魏楚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洲山
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
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夏英公有山勢崿腰斷溪
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
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已有
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昕有雪詩着衣
輕有暈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揚巨源有爐烟

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
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
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茶道睡城酒
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
鵲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烟橫博望乘槎水上
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援兔驛行哺子磯
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寶也雲意未成雲着地秋
聲不斷鴈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

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基側畔楊花過
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遲
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度官
橋柳豐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
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鷓飛乃宋荅公也龍帶
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
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閑雨勻春圃桔槔閑乃
韓魏公也黃蜂倚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

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無學飛
乃謝景山也海鵬來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
乃王平甫也收取秦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
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乃孫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
乃梅聖俞也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綠虹
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

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
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
燒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
鰲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
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王君玉聞角云隴鴈半驚
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來天
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
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

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玉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
漾月輝輝橫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
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
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
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後經過滿徑蹤隔溪遙
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此張繼也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

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
草和煙暖更青閉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
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鶻直
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
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波渺渺煙蒼蒼
菰蒲繞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
日鱸魚鄉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
前感慨大風詩淮陽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
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足

封時慮已深龍准若知同鳥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此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真鴻惜羽
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甚爭似釣甚高此范
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
斜奏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墻此王仲
至也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
也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繞動萬波隨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

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
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也迥臨
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楚河流入斷山
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羨也瑠璃鍾琥珀濃小槽
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闌繡幕團
春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
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酌
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

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

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

皆篇長
不錄 九

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槩如此若唐
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
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
詩人佳句尚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
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元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
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

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有餘字爾而集古錄謂
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
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
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此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
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
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數顏
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
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曰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
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申
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
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
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三年正
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陽宰數字
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
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
蒼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

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
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
為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取先一行。
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
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瑤作奏章。彙與前二
書。雖其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表昂論書。以隱
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骸甚峭快。今
審其疏比之鋪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闊曠。那可以
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爽自然。逸就奮舉。

顏述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
鶴銘為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為
然。姑竢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
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号。余遍檢
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廳
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茗溪
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号。今
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

有人同斯号者也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
隱居外傳号華陽真人晚号華陽真逸此
盖同斯号矣集古錄又云按潤州圖經以瘞
鶴銘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
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
皆以此銘為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
故子美詩云山陽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
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
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

右軍筆書也若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
疑如歐陽評顏柳數公書最為端的然統得
瘞鶴銘鬚鬚一兩惟魯公末開府碑瘦健清
拔在四五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瘞凍蠅
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
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
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
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
和七年辛亥歲年二十八始去會稽而開

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有稱真逸也又未嘗於
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
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
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書中載云陶隱居
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
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
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詩也下有云皇
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
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謾附于後姑

竇識者併折衷之

茗溪漁隱曰于競大唐傳湖州海清縣南前溪
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
江南聲妓多有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
謾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
崔顥詩舞臺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
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
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
前溪耳

復齋謾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
割棄以示奢後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
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
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
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
送卿二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二

後集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

後集

陶靖節

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
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
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起衆類抑揚
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停流干青雲而直上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頗曠而且真加以
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

言盡之矣。六朝詩法，其最難者，莫如陶淵明。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哉。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碕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失之俗久矣。惟常蘇州卷長安，亦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直得淵明詩意。

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茗溪漁隱曰：示周掾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若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請禮加以籬，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潛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曰樂天六帖亦然，以予攷之，陶淵明潯陽柴桑。

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号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号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茗溪漁隱曰沈彬謂詩陶潛彭澤五柳潘蘇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

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復齋謾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死窮是欲名彰也三意相及姆張李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詩相類
執苑雌黃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

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
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
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
非是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
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
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
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若
溪漁隱只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
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

益高超人意表此秋稚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坐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
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
谷形云君如煙上大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
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
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
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号為天籟此乃

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知察
耳
在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陰下步止華門裏
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又復味之然後
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
止於樹陰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
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敢
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
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
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相今日為
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今如結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
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
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
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為安
蓋指此也一以為北郭妻一以為於陵妻未知孰

是淵明歸去來詩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為
語出於陶蓋不據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
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謾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
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
年号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
故以異之思恍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

庚子距丙辰九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
時所作也後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
熙二年也寧容晉末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
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據晉
年号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号自永初
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
祖胤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

於尋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
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詩亦有甲子不數
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
第三卷有已嘗辨此說為非是如少游魯直
尚感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若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
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
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
同為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

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
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
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嬰徒窮荒茹哀與世
辭官來錄我豪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葉葬
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鬼敢歸惴惴
猶在茲黃昔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
飄零至於斯弱孤不堪事返骨定何時脩塗縹
山海豈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
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陽

風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先人設薄奠
誰與餓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
太虛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
釋遂挾忿而作此詩豈真若是乎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鄭文集乃宣和壬寅王
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刊字大尤便老眼字畫復
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為可愛不知此板兵火
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故
本五有舛讓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

存如亂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
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攷究如以庫鈞為庾
鈞丙曼容為丙曼容八及為八及者凡所改正
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
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
彭澤集中

遺魂談笑渴橫流蒼生望斯存冷城訪古跡
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
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
地古雲物存其臺荒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
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有若干篇今九
有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
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
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

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
臺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園師之家也以女
妻白因留云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
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
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
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
涉金陵至秋浦抵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
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
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潯陽

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
為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
其軍事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
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
泝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嶽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
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
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是時寶應元年也
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
也

若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
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
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
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
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
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
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鍾白虎溪月天
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

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体山居詩自
古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
吳主荒宮入夜瀟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
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予因思
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
名曰天樂于故以所聞靈響自為天簧亦取夫
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謾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
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云嵇叔夜岩岩若

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謔
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
乘之隗若山頽

茗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羞樂也古曲有折揚
柳落梅花故李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
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
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
得愁中曲盡生王渙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
不度玉門關此皆言折柳曲也復齋謾錄言古曲有

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
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
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為失且如角
聲中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尚猶如此
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盡
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
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為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為
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諳仙吹笛詩黃鶴
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戎昱聞笛云平

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初開已入雕梁
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玉都尉覓千
葉梅云已落盡戲作朝吹笛侍兒云若為可
耐眼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
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楚笛詞云雲輕柳弱內
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
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欄干
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款款驚梅落
擴遺載梅花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

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是次膺
填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閑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
伏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干看孫濟落梅詞
云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春翻雪泛觀古
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辨也

蒼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
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
靜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則云茅
簷相對坐終日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

用之蓋不欲松龍襲之耳

復齋謾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
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法藏碎金云予似記李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
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
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深但莫
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
殊不可恠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
面不蒼心自閒苑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
間東坡嶺外詩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
宰宜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
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
信之

若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依山背下瞰長溪
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
集中無之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
詩也藏真詩書之可謂三寶謝康樂不得專
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
輿地志云山陽南湖紫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
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
中游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
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輟
脚蹶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為小說

所記以為軒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

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謾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本芍藥為牡丹命李白為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之句乃知昭陽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若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

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
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
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龜殊不知二公有金
龜金魚之異名
蕤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
白詩最多而本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李集有堯詞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
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
水與晴楓冥雲歸碧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

空

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子嘗攷
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運秋聲魯酒不可
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
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
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
略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

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
甲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
此料天下士去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
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
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
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
陵轢卿相朝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
勢幽不体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交視儔
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

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
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
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
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
咄左右必曰若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
李士劉義叟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宜言
咄嗟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

有義若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
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
噫嘻吾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
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土
清寶其李太白詩也

山谷云顯曰北山詩云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憂仙
蓬壺雖真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憇
雲窓眠對嶺大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

上貌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
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
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綠永暉霜甚客千
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
岩下作桃花菴素云兆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
白爾今彥願乃欲龍山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
其傍以待冠蓋之遊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
邪為我多謝素師令無白兆尚不廢椎鼓跽
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

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作草創大還詩髮鬢明窓
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
寂窓塵丹砂妙藥也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四

後集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五

後集

杜子美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
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
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
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
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
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與

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
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若溪漁隱曰賅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
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為清選左右補
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
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老杜卷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闈罷
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
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
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也若
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有議
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為司空房玄齡為
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
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
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
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
杜甫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天
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仕今後每
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
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宮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惟植槐楸
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

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
大則廷諍子美以至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
司馬云法駕還双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需奉引
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
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
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奉宿左
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
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
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佳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
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
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陽路上行如在鏡
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
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籠然語益工
也
復齋謾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基甚
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為木

復觀或為一柱觀梁劉孝縉江津寄劉之遠云
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
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過留眼
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
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眼幾回夢
府詠懷云音徽一柱數

蕤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
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
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輒改為精

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
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
惠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
亦未至作道人劔客食黃精也此語殊然惠洪徒
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亦者殊不知與芋魁懸
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髮掃除白
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
作道人劔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
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

為黃精矣

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秘書云對揚抗士卒乾沒
費倉儲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為何等語讀上林
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
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禰
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
乃謂方朔為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
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百
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

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朔是木帝
精為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
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為
星辰葛洪神仙傳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
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曰號
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嶽詩安
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
王伐紂作歌使習之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
名故題瀼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注引

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
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
驕拔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
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後興謂之中興周宣
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海明釋
文張仲功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
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

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謹且有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五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觀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臯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馬陸海明釋文張仲友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謹日有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

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若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笑聽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為蒼生起早為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友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有議誅太真國忠輩迹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衆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為屨左
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
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中妃嬪皆著故述懷云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鷓鴣似鳧
而小膏中莖乃續英筆詩有馬銜有宿葉劔
瑩鷓鴣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鷓鴣銛
鋒瑩鷓鴣又大食刀歌鑄錯碧翬鷓鴣膏銛
鏘已瑩虛秋濤江惣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馬電
影徹瑠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宿

贊公房云身在水精城伍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
造水精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故曲
江對酒云水精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故詩云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繭繭
中絲如細績為名曰白疊子國人織以為布甚軟
白見南史故贊公房詩先明白疊中
甄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名作徒故切謂歌曲也
張平子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雲飛子美陪李

梓州泛江詩翠眉繁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
切讀攷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
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
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顏注度音大各及則與張平子
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
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為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
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云段安節善樂律
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合
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

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
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
古與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
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
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
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
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本詩序之
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為東坡
誤矣

東觀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
開元二十三年取少作也予案是年甫統二十四歲
宜為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
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
甫忝鄭莊之賓客游實主之園林以白頭之松阮
豈獨步於崔蔡楚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
所作豈得序稱白頭松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
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
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

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
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
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
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
山南史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
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

金石錄云唐大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
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
見其詩晚得石本八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

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云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夫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塵史云杜審言字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擢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

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行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盖有家法矣

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
維摩畫圖世人号之三絕所謂虎頭即顧長康耳
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
嗤笑

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
喧櫂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
本作守歲阿戎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戎爲
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戎來守歲林烏櫂
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予

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
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大夫人因示從弟行軍
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已如銀
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戎者亦未是

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
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
滿壁畫滄洲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玄畫斷
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

非

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
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
著書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
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
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
州也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
成地承之區紫宸遊龜鼈之穴唐亦有赤尉謂
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
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

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去其臺榭爭岩壑許
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
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障
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
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為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
錄于左時時哦之以快滯瀟少陵奉先劉少府
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
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

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揚契丹得非
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燒下耳邊已
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夫應泣楚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暝路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歌
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
江活劉侯天機精凌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
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
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畫
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
愛相促迫王宰始昔留真跡杜哉崑崙方壺圖
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岸赤水與
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
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荆公
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翟廷瀟湘浦獨上九
嶷尋二女蒼梧之楚烟漢漢斷壠連岡散平楚

未

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
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
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祗有粉墨歸
囊褚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烟江疊嶂圖云江上
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烟山耶雲耶遠莫
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
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
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梵店依山前行人
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

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
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
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兩山娟
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
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
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
應有招我歸來篇

蘇軾勝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
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

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若有氣節學
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
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
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
得蒼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三篇第一篇尤
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死堦下
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
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

生空白頭臨風三喚馨香泣

執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賦
詩花門騰絕漠拓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
此物棄沙場又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
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
花門一篇云花門旣須留原棹轉蕭瑟指回鶻
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攷之甘
肅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地行出合黎山峽口
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比

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程又東北千
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為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
辛盤校牙餽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
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
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千堆蒸餅餽粥四
月八日則有饒糜五月五日則有白索糉子夏
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
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灸杖子九月九日則

有茱萸菊花酒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
春則有練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道問略同但饒
糜結杏子點灸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
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
茱萸賜朝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
類甚多略繁舉記當時所重也

若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
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
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
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
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
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
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
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
若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
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都是夢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尚惜故人輕

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
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
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日言之
此一字爲病

若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滿城風
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
成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
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
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

大作遂用邨老之句廣為四絕然則居仁所云
前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絕
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柰黃花惱意
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
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即想得武昌門外柳
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
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雪中孤鴈不成行
茗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餽事九日詩未
有用餽事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云老頭

糕

未易著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
社買糴沽酒作重陽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
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十月
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
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又交黃花與我
期山中實後彫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
茗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
不獨嶺南為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

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
出石列懷此真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謾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
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
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盡手看前
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謾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
娛故子美朝詩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
漢亡命在漁陽會王即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

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
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
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賦云其
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
端故重過何氏詩兩拋金鑲甲苦卧綠沉槍唐
揚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枝獵綠沉槍
古詩云來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女莫羞貧
羞貧女不成杜詩劉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
取此也

茗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
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
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
聞嶧山之碑堊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若縣光
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詩叙書之巔末
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
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
右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
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

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
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
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真
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
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模之以爲
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堊火焚之由
是殘缺不堪摹榻然尤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
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解今人間有嶧山碑
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謂棗木傳刻

者豈又有別本與秦之果山刻石集古錄以爲
非真又云麻湜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寒木傳刻肥失真者耶此論
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
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
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
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
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書蓋真字亦當
然也

若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遊梓
州東遺跡涪江邊畫歲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
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彫三大字蛟龍岌相
纏唐史真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
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歲虞褚書故銳
精臨倣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
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即稷之外家
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

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
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
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土非韓蔡
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即石經後八
分蓋顛頽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
中韓蔡同顯負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
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
碑首倒壑亦自竒右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
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輒勿
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
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迂蓋深知之

蘇轍詩集卷之六
有知韓博不令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
瞻表誌而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土非韓茶
比也
其恒東效言其此以石為玉蓋戰時之
正前不財其德國春國回所國也事而
步出外顯入也其大國我與泰其平百神
國其也言今日十年一立神高却立前回
其才固其言也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子美三

執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
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
曰君殊不善体物何不言似生荔枝夫荔枝之
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
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
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蜀世譏其謬庾信亦
復有此語彼廣志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

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
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
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
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遯齋閑覽云荔
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侏方物和帝時交
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
言及閩中者今廣南變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
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
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

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詩海中仙
人絳羅襦紅絹中單白玉膚予讀之未嘗不愛
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聞江珧所玉柱更洗
河豚烹腹臍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
荔枝其曰四月十一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
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
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對
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

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尺夜見于山頂一更
初見火起匪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
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于上上有荔
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
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
問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
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蒼溪漁隱曰
東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詩注云予嘗謂荔
枝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魚

近之耳又云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
龍眼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
似江珧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
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方之蒲萄乃至繆耳
孰能雌黃殊無鑿裁遂言東坡比類僅與魏文
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
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
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

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
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子美病橘
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
今書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
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
團接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云爲南海桂
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
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
貢取之涪張君房胘說亦以爲忠州何邪當有

辨其非是者若溪漁隱曰余觀察君謨荔枝譜
云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卷上
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
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此九齡
賦之以託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
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
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鷓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
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

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
人舉觴酌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
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考之必審不應
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
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
而言之也若病桔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
里遼邈所記必誤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
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蓋忠涪二
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嘗刺忠州

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
君房臆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
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
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
信然矧傳置之遠腐敗之余烏能適口也哉

蒼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

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醜白

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

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

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嗽此
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
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有爲此
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号其樹而失其姓名之
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
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
賞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損取之
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
露酌天漿爛紫垂光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

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執苑雌黃云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
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或鬼
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故韓退之有
謹瘧鬼詩屑屑水帝鬼謝謝無餘揮如何不肖
子尚奮瘡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門之何巍巍
祖軒而父項未昧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
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
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

脫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
文妻病瘡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
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鬚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鬪髀血模糊
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
可笑借使瘡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
豈復屑屑永食於嘔泄之間為哉觀子美有官
三年猶羸疾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
雪霜徒然潛隙地有劬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

正自不免

復齋謾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
花園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
絕句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運詩團團滿葉
露謝玄暉九霑餘露團庾挹婁胥其臺露詩唯有
團階露承曉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謾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
間鄧忠臣乃引茂陵玉盃為據少陵豈以玉盃
為金盃哉蓋指盧充幽婚事耳

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
謂之牽女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
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此則
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
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
代有此說耳曹植九詠曰東回風兮浮漢渚目
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五字兮
來不時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河之旁
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

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
中作二石人為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
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
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為夫婦之
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
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
在營室書雖不經有足為怪齊諧記亦云桂陽
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
日織女當渡河吾已被石與爾別矣弟問曰織

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
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河西
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朦朧竦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蓋
亦不信有此事也世俗相傳又有烏鵲填河成
橋與夫穿針乞巧之事皆無所攷據河鼓與牽
牛史記以為二星爾雅以為一星河字又或作
何

茗溪漁隱曰文選注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

乞巧文云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乞巧筵開玉露秋一鈞
涼月挂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
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梁劉孝儀詠織女
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
婉婁期今夜飄飄度淺流王謹七夕詩天河橫
欲曉風駕儼應飛故老於天河詩牛女年年度

何曾風浪生

執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為交不以
日月為居諸以黎民為周餘以子姓為詒厥以
新昏為宴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
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
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擬按退之云豈謂詒厥無
墓址又云為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
於友于不忍思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

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余置一侍婢三十
歲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
稀年得無是類乎管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
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
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
之蘇云佑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
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昔集此句
對偶甚工後山以為妍巧反嗜之不以為病也
又遇齋閑覽云東坡在曲城有老人生子子求

詩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八翁之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壽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者稀年今執死以謂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如此當以邀齋為正也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絳為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為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解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躬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例受三班

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奉是已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廖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憶無語手彈珠淚與東風絮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頗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真氣蘊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一寺此不崎嶇太宗智勇英

